

潘年英 著

一个人类学者的贵州田野考察及札记

CULTURE 文化 与 图像 IMAGE

An Anthropologist's Essays on Exploring Fields in Guizhou

贵州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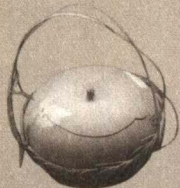
文化·图像

文

——一个人类学
者的贵州田野考
察及札记



化



与

CULTURE AND IMAGE



图



像

—— An
Anthropologist's
Essays on Explor-
ing Fields in
Guizhou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文化与图像: 一个人类学者贵州田野考察及札记 / 潘年英
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1.9
ISBN 7-221-05570-X

I. 文… II. 潘… III. 少数民族—民族文化—研究—贵州省 IV. K280.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9977 号

文化 与 图 像
——一个人类学者贵州田野考察及札记

作 者 潘年英

责任编辑 张良君

装帧设计 张世申 张 昭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政编码 550001

印制 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版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787 × 1092 1/16 字数 300 千字 印张 14

书号 7-221-05570-X/C · 85

定价 48.00 元

如有倒装、掉页, 请与厂家调换

作者简介



潘年英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侗族文学学会副会长

福建泉州黎明大学副教授

主要著作

《我的雪天》（1993）

《民族·民俗·民间》（1994）

《百年高坡——黔中苗族的
真实生活》（1997）

《扶贫手记》（1997）

《寂寞银河》（1998）

《边地行迹》（1999）

《故乡信札》（2000）

《木楼人家》（2000）

《伤心篱笆》（2000）

目录

	前言:关于贵州,关于西部	1
	1. 高坡小忆	6
	2. 梭戛行记	22
	3. 二进月亮山	42
	4. 八月的榕江	64
	5. 小黄的年节	86
	6. 高安歌会	104
	7. 又到邕沙	116
	8. 侗乡如歌	124
	9. 走过黔东南	150
	10. 回天柱记	168
	附录	188

CONTENTS

	Preface:Notes About Guizhou and the West	1
	1. Recollection of Gaopo Village	6
	2. Travelling in Suoga	22
	3. Visit the Moon Mountain once Again	42
	4. Rongjiang County in August	64
	5. Mr.Huang's Red-Letter Day	86
	6. Songs Festival in Gao'an Village	104
	7. Back to Biasha Village	116
	8. Melodic Songs and Dongzu Village	124
	9. Going Through the Southeast of Guizhou Province	150
	10. Account of being back Tianzhu County	168
	Appendix	188



前言

关于贵州，关于西部

贵州的自然地理和历史因缘造就的众多原生文化形态的广泛存在，就如同生物多样性之于自然生态的重要性一样，在21世纪这个越来越单一化的世界里，将显现无以伦比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价值。



1984年起，我便开始在贵州从事人类学研究，也几乎与此同时开始学习摄影。长年累月，便积下几大本厚厚的影集。在写作的时候，或没事的时候，我都经常翻阅这些影集，因为它们能帮助我回忆。这其间的每个画面，都能使我想起遥远的贵州，想起那些独具魅力的文化事象、人文空间和种种经历。

贵州——唉，怎么说好呢，有时候我觉得提到这字眼都令人心痛。如今的贵州看起来当然有些不尽如人意，经济贫困，文化落后，社会发展明显不如他省。但是，在原来，这却是比较富足的一方行省呢！即便是在今天，贵州其实也还是富有的，关键是看你怎么看，看你用什么样的指标体系来衡量。在以往的人类学著述中，我已多次申明了一点。那就是看一个地方的贫富，其实没有一个绝然统一的标准，即便有，也不能只看某一指标体系，而应进行全方位的综合测量。如果是这样，那么贵州恐怕就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贫穷。想一想，发达地区要用多少年也没办法恢复到贵州山区里那样良好的生态环境，贵州人就应该为自己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没有遭受严重的工业污染而深感庆幸，也应该为自己的另一种富有而骄傲自豪。也许这样说有些阿Q心理，但事实的确就是这样。贵州的自然地理和历史因缘造就的众多原生文化形态的广泛存在，就如同生物多样性之于自然生态的重要性一样，在21世纪这个越来越单一化的世界里，将显现无以伦比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价值。因此，换一种眼光看贵州，结果将是不一样的。

在本册札记中，我将努力向人们展现一个真实的贵州文化

世界。你将会看到，这也正是一个极富生命个性的生机勃勃的文化世界。我希望通过这个展示，能让人们更加真切地了解贵州，进而认识和把握贵州乃至整个的中国西部。今天我们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很多人也跟着起哄，瞎嚷嚷。这不行，这就可能重蹈历史的覆辙，把“开发”演变成“掠夺”，搞生态大破坏，在这方面我们过去的教训实在太多。西部开发的前提，应该是科学地认识西部，没有科学的认识，我们的开发就会陷入盲目，就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说起来惭愧得很，我在贵州虽然做过整整14年的人类学研究，走过的地方也不少，但我所写下来的和拍下来的东西却不多，如果说拍下来需要钱和技术的话，那么写下来总可以吧，遗憾我连写也懒得写。回过头去看，这种浪费实在不可原谅。现在我把在报刊上曾发表过的几篇短文作为各章的题目，算是给读者一个大致的纲目，就也像文章的标题一样，提示着不同专题的内容，也注释着图片呈现的基本时空，而具体的细节则写在图片的说明文字里。这些说明文字，既是我的人类学笔记，也是我对贵州自然和人文空间的一种解读。我希望这种解读是符合实际的，而不是一种误读。这样说的目的，当然就是希望得到读者的指教了。

1997年10月间，我离开在贵州原来的单位，到沿海一座小小的古城打工谋生，不想一晃又是4年光阴流逝。时间过得真是太快，学业也日渐生疏了。我现在专业教书，人类学的研究和写作成了业余爱好，人感觉是越来越没出息了。但我始终没有忘记我

的家乡贵州。每年的寒暑假，我都要回到贵州老家去，自个儿搞点田野考察，拍点照片，吃点家乡饭，喝点家乡酒，用家乡方言骂几句流话……生命也就这样一天一天打发过去。有人问我，你喜欢贵州的什么呢？又有人问我，你不喜欢贵州的什么呢？说老实话，我无法回答这样貌似简单的问题。在我现在生活着的这座古城里，也常常有人问我类似的问题，说你过来已有好几年了，你怎样评价当地的文化，或者说你是否认同这种文化并融入其中了？我同样没法回答这样的问题。我想来想去，觉得对哪里我都无所谓爱憎，谈不上喜欢或不喜欢，在哪里都是打工吃饭，我都与人无关，而只活在自己的内心里。

唉，扯远了，打住。还是接着说本书吧。此书的照片，除极少量的他人作品外，均是我的摄影。我并不是搞专业摄影的，因而，本书的照片就谈不上有摄影的艺术境界和水准，我也不希望读者用这样的尺度来要求我。我的摄影，充其量，只能算是人类学的摄影。当然人类学摄影也还是摄影，与普通摄影并无本质区别。但我要说，差别还是存在。如果说摄影也是一种艺术创造，而不仅仅是照相，那么人类学的摄影则强调实录的功能。就是真实地记录下你所见到的一切。因此，摄影之于我，其实只是我眼睛的图像凝结，或者说，是我的另一支笔。

就是这样。



熊彦秋 摄





1

高坡小忆

高坡是贵阳市郊隆起的一块台地，台地下面，即是美丽富饶的花溪。从花溪到高坡，路程不过31公里，但生活的景象就大为不同了。花溪是闻名遐迩的风景旅游胜地，富甲一方，而高坡则是贫瘠而蛮荒的苗族社区。

1

1995年5月间，我到贵阳市高坡乡做人类学的田野考察，考察的目的是研究苗族的贫困问题。虽说此前“高坡”这名字于我已经如雷贯耳，但亲临其境，这还是头一次。

高坡是贵阳市属的一个苗族自治乡，乡境内有苗、汉、布依等多民族杂居，其中以苗族人口居多，占总人口的67.2%。从地理上讲，高坡是贵阳市郊隆起的一块台地，台地下面，即是美丽富饶的花溪。从花溪到高坡，路程不过31公里，但生活的景象就大为不同了。花溪是闻名遐迩的风景旅游胜地，富甲一方，而高坡则是贫瘠而蛮荒的苗族社区，穷困和落后可堪称世界之最。有意思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贵阳市下属的14个局级单位，分别对高坡15个村进行连年持续的包干扶贫，到我去作田野考察时，已经连续扶贫十几年。但结果怎样呢？结果是贫困依旧。贵阳市委市政府对此百思不解，曾多次召集各方开会，商量对策。那一年，省内的多家新闻媒体都在反复报道和讨论高坡问题。

作为一位人类学工作者，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自觉地走进高坡的。

我在高坡的乡间土地上走了一个多月，走遍了高坡乡的18个行政村和89个自然寨。

从高坡走出来后，我写了一本20万字的人类学专著《百年高坡——黔中苗族的真实生活》。这本书在1997年已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现在，高坡——这个名字和它的相关问题离我已经很遥远了。但是，无论时间如何推移，我总忘不了在高坡土地行走和跋



涉的那些日日夜夜，也忘不了那些曾经帮助过我或配合我工作的人们。

初上高坡，我语言不通，乡政府指派一位年轻的苗族女干部做我的翻译兼向导。女干部姓罗，大家都叫她小罗。一天，我和小罗来到帛林村。这是一个相当边远的村子，虽然通公路，但形同虚设，因为很少有车子开进来，村里更没有车子跑出去。村子的风景相当美丽，小溪、翠竹、稻田、阳光，映衬着低矮的泥土楼房，看上去的确是一派温馨迷人的田园风光。但一走进村子，走进人家，就发现，太穷了。这是个非常致命的问题，而且，也很脏。这就更叫人头疼。村子里粪水横流，蚊虫成群。孩子的身上黑得像索马里的难民，让人看了心酸。

村支书有事外出不在家，我们的晚饭没有着落，幸好小罗有位姨妈在这村上，她便带我到她姨妈家找饭吃。小罗的姨妈倒是十分的热情好客，可惜家中早已断粮，一直靠吃麦饭艰难支撑。姨妈面有难色。小罗问我能吃麦饭吗？我说可以，只要是你们能吃的我就能吃。小罗姨妈于是热了一点冷麦饭给我们吃。所谓麦饭，原来就是用麦子直接蒸来吃，而且只蒸至八成熟，据说这样比较经饿。没有菜，只有一锅盐巴汤，上面漂几片辣椒。我吃了几口，没法吃下去，太难吃了。

当天晚上我到村支书家住，小罗跟她姨妈住。小罗住得怎么样我就知道了，我那一夜却实在受罪。村支书家人给我安排的房间，说是他弟弟的房间，但那间房子给我的感觉是起码有20年没人住过了。一进屋子，就被一大股难闻的气味熏得想吐。为了礼貌，我顽强地忍住了。屋子里的确也有一张床，床上有被子，

还有蚊帐。不过那蚊帐又破又黑，已经不太像蚊帐了。被子呢，不用说，油腻腻，黑乎乎，就根本不像是用来盖人的。我想，算了吧，反正只住一夜，闭眼睡吧，就和衣躺下了。但刚躺下，就觉得头上有些不对头，一摸，是什么粘乎乎的东西，摸出打火机一照（我带有一电筒，为了照顾女同志拿给了小罗），原来是一堆老鼠屎，余温尚存，看来是刚刚拉下的。

我把老鼠屎扫掉，重新躺下。因为走了一天的路，加上没有午休（平时在单位上有午睡习惯），人已经很困了，躺下也能睡着。但是，更糟糕的事情出现了——无数的臭虫开始袭击我，拼命吸我的血，把我咬得体无完肤。我平时不怕跳蚤，不怕蚊子，不怕虱子，但我怕臭虫。臭虫咬起人来，就不是咬一口两口的问题了，它会集中连片地咬，像美国佬对伊拉克的地毯式轰炸一样，叫你全身上下没一块好肉。

我差不多绝望地哭起来。

还有什么办法吗？没有办法。支书不在家，深更半夜，你也不好去叫醒他老婆。怎么办？睡还是不睡？To be, or not to be？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问题。

我决心用最原始的办法消灭臭虫。我点起打火机，照着床上的臭虫，用指甲一个一个将它们掐死。我想，要是阿Q活着，他准会嫉妒我了，连我自己都有些吃惊，我掐臭虫的技术居然会那么好。

但是，当我翻开床上垫着的棉被的时候，我惊呆了——床板上全是红彤彤密密麻麻的臭虫！

.....